

三请薛仁贵

郝艳霞

王润生 编著



湖南出版社

三请薛仁贵

郝艳霞 王润生编著

湖南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易和声
装帧设计：廖 铁

三 请 薛 仁 贵

郝艳霞 王润生 编著

·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东方印刷厂印刷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25

字数：155000 印数：1—10500

ISBN7—5438—1109—X

I·137 定价：7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传统小说写的是薛仁贵东征凯旋，回乡探家。唐太宗病重，薛仁贵奉旨进京，被江夏王李道宗诬进府中，用蒙汗药酒灌醉。恶人先告状，江夏王诬告薛仁贵醉闯翠花宫强行非礼，逼死公主，于是引出：亲王府罗通验尸、李治怒斩薛仁贵、程咬金撞头戏新君、小太岁痛打江夏王、尉迟恭扯旨上殿、撞宫门鞭断十八节、徐懋功智救薛仁贵以及众国公三请薛仁贵、程咬金刨坟开棺、抢夫人大闹绛州城和非刑审刺客、智烧李道宗、计斩张美人等有趣的故事。

本书生活气息浓郁，情节起伏有致，寓漂漂正气于幽默之中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丁山下误伤亲生子 水井旁巧遇结发妻	 (1)
第 二 回	周总兵惩治张剑山 李庆洪搭救梁好友	 (18)
第 三 回	大元帅喜逗卢国公 狠心父怒斥亲生女	 (34)
第 四 回	薛仁贵身卧翠花宫 程咬金头撞九龙柱	 (54)
第 五 回	老驸马派人送书信 小太岁出谋探监牢	 (74)
第 六 回	秦勇孝殴打江夏王 程咬金追问唐天子	 (89)
第 七 回	江夏王奉命斩忠良 鄂国公扯旨打奸佞	 (105)
第 八 回	闹金殿初试打王鞭 下圣旨一请薛仁贵	 (119)

第 九 回	二国公初下绛州城 四兄弟再请薛仁贵	 (135)
第 十 回	程咬金二下绛州城 卢国公三请薛仁贵	 (151)
第十一回	咬金施计抢走夫人 仁贵失智追赶响马	 (167)
第十二回	唐天子问条件马虎 薛元帅捉刺客认真	 (184)
第十三回	请能人良言训刺客 荐奇才非刑审张发	 (200)
第十四回	秦怀玉绑子诳亲王 程咬金施谋烧奸佞	 (215)

第 一 回

丁山下误伤亲生子 水井旁巧遇结发妻

故事发生在唐朝贞观二十年的初冬。

某日，一匹战马飞驰在通往河东道龙门县的大路上。这匹马高大魁伟，浑身犹如涂上一层油似的，光彩熠熠；竹签耳朵铃铛眼，高蹄腕儿大蹄穗儿；奔跑起来快似流星。这战马的鞍桥后面搭着一个褥套，褥套鼓鼓囊囊。骑马之人看上去能有三十五六岁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溢露出欣喜的神情；两道细眉，一双俊目，直鼻阔口，三绺短髯，洋溢着凛然的正气。他头戴皮帽，身穿皮衣，足蹬皮靴，腰系皮鞅大带，肋下挎一口宝剑。穿戴打扮一般并不意味着人也一般，如同衣着高贵并不一定人也高贵一样。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姓薛名礼，字仁贵。

薛仁贵在唐军东征时立下汗马功劳，并且“百日两救驾”——在一百天里救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两个人的性命。常言道：计毒莫过断粮，功高莫过救驾。由于他武艺高强、才识超众，加之功高盖世，唐太宗封他为兵马大元帅；封他的战马“玉顶千里驹”为“乌龙靠雪山”，吃半个王子的俸禄；并把十位总兵——周青、姜兴本、姜兴霸、李庆洪、李庆先、王新溪、薛显图、周文、周武、王新贺赐给薛仁贵；又

派卢国公程咬金到绛州监工，为薛仁贵及十家总兵修建府邸。

薛仁贵离家已有十二载，他动本请假回乡。唐太宗当即准本：“朕放你三年假，你还乡暂住大王庄也可，去绛州住也可。等府邸修好，朕让卢国公接你进府。”

唐太宗赐给他三千御林军、五百刀斧手、四十名校尉，还赏他很多金银绸缎。薛仁贵带领三千余人，马上步下，浩浩荡荡，离开长安奔向龙门县。

一路上，薛仁贵思绪万千。忆想当年，家住寒窑，自己和周青去投军时，妻子柳迎春身怀有孕。十二年过去了，也不知妻子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，也不知妻子如何度日、顾妈妈如今怎样……按着妻子的性情推想，她会苦守寒窑，抚老育幼。可是，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哪，如果自己和众家弟兄到了家，她真的改嫁了，我这个大元帅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

他想来想去，终于琢磨出一个主意来：我以归家心切为由，单人独骑先行一步，进大王庄打听清楚，如果妻子还在等我，就让众家兄弟进庄；如果她已改嫁，我就出庄拦截众家弟兄，说妻子已经不在，再改道奔绛州。薛仁贵打定主意之后，对众位总兵说：“愚兄归家心切，想要先行一步，不知众位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姜兴本并不理解薛仁贵的本意，说：“大哥，我们还是一起走吧，何必分开呢？”

在十位总兵中，了解薛仁贵底细的，莫过于周青了。周青猜透了薛仁贵的心思，自然要帮着圆场：“咱们应当听大哥的，让大哥先行一步吧。”

姜兴本这个人很实在，也很随和：“也好。大哥带几个人吧，一来有个伴儿，二来有人照顾，还方便些。”

实在人说实在话，但由于不明白人家的本意，往往会节外生枝。

薛仁贵摇了摇头：“不带了。我单人独骑更方便一些。”

实在人有实在人的考虑：“大哥，你一身元帅装束，若不带几个随从……”

“哦，贤弟，愚兄改换一下装束就行了。”

薛仁贵改换装束之后，单人独骑上路了。路上，他给妻子柳迎春和顾妈妈买了些衣物。他不知妻子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，衣物怎么买呢？嗨，男孩儿的也买，女孩儿的也买吧。这些衣物把褥套撑得鼓鼓囊囊。他扬鞭催马，直往龙门。

人，都爱自己的家乡。他进了龙门地界，油然而产生一种亲切之感，不由得按辔徐行。

呵，回到久别的家乡啦！左一眼，右一眼，上一眼，下一眼，前一眼，后一眼，看也看不够。

风，冷嗖嗖的。但他的心，却是热乎乎的。

行进间，他猛然抬头，看见一座山。哦，这是丁山！他情不自禁勒马凝望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想当初，他同妻子与顾妈妈住在破瓦寒窑时，少吃缺穿，去找叔父薛雄求借，被赶出门来，万般无奈，自造竹弓、竹箭，来到这丁山下射雁，一家三口人全靠卖雁为生。那时，穷得丁当直响，过的什么日子呀！一天，碰上好友周青，才一起去投军。

哦，算来已经十二年啦！他心中暗自盘算，暗自感叹，山还是原来的山，可我薛仁贵胡须却这么长了，人已经老喽！

薛仁贵正在望山兴叹，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叫喊声：“天

哪，好冷呀！大雁快来吧，要不我们家又要挨饿啦！”

薛仁贵顺着叫喊声一看，山下有一个小孩儿，看年纪能有十二三岁。他头戴开花帽；上身穿破棉袄，腰系麻绳；下身穿条灯笼裤，补丁摞补丁；脚穿一双破布鞋。这孩子长得五官端正，小脸冻青了。他怀里抱着竹弓，胳肢窝夹着几支竹箭，两只小手紧搓着。

薛仁贵打量过这孩子之后，心想：看来，这孩子是因为家贫才出来射雁哪！他既在丁山下射雁，就说明他家离此不会太远。别看不认识他，可是若问问他的爹娘是谁，我兴许还能认识。他一边催马往前行走，一边高声喊：“小孩儿，你是射雁的吗？”

小孩儿听到喊声，立时喜笑颜开，急忙跑过来深施一礼：“军爷，您要买雁吗？”

薛仁贵随口答应：“哦，我要买雁。你使的是竹弓、竹箭？”

小孩儿惟恐失去买主，连忙解释：“别看是竹弓、竹箭，可我射得准，若是过大帮雁，我能射下两只；若是过小帮雁，我能射下一只。我天天到这儿射雁，您若不着急，就稍等一等；您若着急，可把住处告诉我，我射下雁来给您送去。”

薛仁贵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，十分怜悯眼前的这个孩子。他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情，好不容易碰上买主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买卖做成。多么可怜、多么可爱的孩子呀！即便不买雁，也应该周济周济他。“孩子，我不着急，我要花大价钱买雁，还要看看你的箭法如何。我先问你，你家住哪里？”

“我家住大王庄。”小孩儿边望天空边回答。

大王庄！原来竟是同乡人。薛仁贵高兴地接着又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叫什么名？”

正在这时，空中飞来一大群雁。小孩怎能放过射雁的好时机呢？此刻，哪有工夫闲唠呢？

“等等再说。”他边说边从胳肢窝里拽出两支箭，一支横叼在嘴上，一支拿到手里，搭箭拉弓，夹在胳肢窝的那两支箭掉在地上。

这小孩儿弓拉满月，一松手，嗖的一声，头一只雁从天上掉下来。薛仁贵竖指赞美：“好箭法！”

话音未落，小孩儿的第二支箭又射上去，那最后一只雁也应声而落。小孩儿一连射下两只雁，神采焕发，说：“军爷，您今天算是来着了，等我拾来给您！”他把竹弓一扔，朝雁落的方向跑去。

薛仁贵还乡心切，路上催马急驰，如今稍觉疲乏，还要等那拾雁的小孩儿回来，于是甩镫离鞍下马，活动活动腿脚。他一眼瞥见地上的竹弓、竹箭，走过去打算捡起来看看。猛然间，他嗅到一股腥味儿，不由地停下来。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鼻子，又抽动鼻子闻了闻，果然不假。他忘不了，十二年前就闻到过这种气味儿……

那时，他和周青去投军，先锋官张士贵不要他，说他的“贵”字冲了张士贵的“贵”，把他赶出来了。薛仁贵由龙门县出来，误走樊家庄，正赶上天下雨，他在一家门前避雨，主人来关门，看他十分可怜，把他叫到屋里，让他饱餐了一顿，然后说：“这位壮士，屋里的东西你随便拿，拿完你就走吧。你走之后，我关上门放一把火，我父女自焚。”

薛仁贵觉得此事蹊跷，一再追问主人，主人才说明原委……

这家主人姓樊名洪海，妻子已去世，只有一女樊金定，年

方二八。一天，父女二人去上坟，被黄草山的大王李庆洪看见了。李庆洪非要娶樊金定做压寨夫人不可，便托人来说亲，父女二人不答应。后来，李庆洪派喽兵来送信儿，说过三天来迎亲。今天正好是第三天。大概因为下雨，所以还没来。估计雨一停就该来了。父女情愿一死，也不愿受辱。

薛仁贵听知此事，怒不可遏，非要打抱不平不可。樊洪海找来刀枪，薛仁贵嫌分量太轻，最后到后房托梁换戟，把戟拿在手中一试，不轻不重正应手。薛仁贵见戟上方有“樊吟”二字，一问才知道，樊洪海乃是樊吟的后人。

不多时，雨停了。薛仁贵怕吓着庄内百姓和樊氏父女，来到庄外等候山大王。黄草山的大王骑马来了，喽兵抬着一乘花轿。薛仁贵挥戟迎上去，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，一直追到黄草山下。山寨的四个寨主李庆洪、李庆先、姜兴本、姜兴霸一同跪倒，连声求饶。姜兴本说：“我等都不是坏人，因打抱不平，官府抓我们，我们才跑到这儿占山。我们可儿仨想给李庆洪大哥讨个媳妇，正巧那天碰上樊小姐。我等一时糊涂，把事做错，请英雄饶命。我等以后决不再犯。如若再犯，任凭英雄发落。”

薛仁贵一看这几个人确实不像坏人，就带他们到樊家庄赔罪。李庆洪等一见到樊洪海，就跪下请罪。樊洪海原谅了他们。这几个人请樊洪海主盟，一定要和薛仁贵结拜。樊洪海立即答应。薛仁贵无法推辞，就与李庆洪等四人结拜为兄弟。薛仁贵居长，四人称他为大哥。樊洪海摆酒庆贺。吃酒中间，樊洪海提出要把女儿樊金定许配给薛仁贵，薛仁贵连忙摆手说道：“这可不行，我家已有柳氏迎春。”

樊洪海毫不退缩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我话已出口，金定

就给你了！”

李庆洪打趣地说：“大哥，我抢都抢不到手，给你你还不要？”

薛仁贵执意不肯，樊洪海扑通一声给薛仁贵跪下了。李庆洪一看，忙说：“嘿，姑娘送到手，还得老丈人下跪！”

薛仁贵无奈，只好应下这门亲事。樊洪海立时安排拜堂入洞房。

过了几天，薛仁贵对众家弟兄说：“你们占山并非长久之计，如今朝廷正在龙门县招兵，你等何不从军，为国报效呢？”

众人说：“那敢情好了，大哥也一同去吧！”

“噶，我去过了，人家不要。张士贵说我这‘贵’字冲了他那‘贵’字，因此把我赶了出来。”

大家听了十分生气，可又没有办法。

李庆洪忽然眼睛一亮，说：“大哥不是还叫薛礼吗？这次咱们一起去，你报名薛礼，一准能成！”

薛仁贵觉得言之有理，与众人准备一番之后，来到龙门县投军。张士贵把来的人全留下了，就是不要薛仁贵。

为什么呢？

他问薛仁贵：“你叫何名？”

“薛礼。”

“大胆薛礼，本大人新官上任，你不该穿白戴孝上公堂，冲了我的官运！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”

众兄弟齐劝薛仁贵换身青衣。薛仁贵说：“噶，他算盯上我薛仁贵了。你们没见公堂上也有穿白袍的吗？为什么就单说我冲了他的官运呢？我再穿上青衣服，也是枉然。”

众人说：“大哥，我们几个也不当兵了，都随你走！”

薛仁贵急忙阻拦：“众位贤弟别这样，从军机会难得，你们以后挣个一官半职，大哥再投奔你们不也挺好吗？”

众人说什么也要随薛仁贵一同离去，薛仁贵无奈，只好推说去换衣服再来。他回到店中，给众人写了一封书信，叫他们好好干，并说谁若敢走，就跟谁断交。他托店伙计将书信送交众兄弟，独自扬长而去。

众兄弟见了书信以后，只好忍痛留在营中。

薛仁贵往回走，来到金钱山。山口立着一木牌，上写：山中有猛虎，望行人绕道而行。薛仁贵心绪烦乱，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里，依旧往山上行走。他走了一会儿，觉得疲倦，就放下方天画戟，坐在山坡上歇息。忽然，吹来一阵风，他闻到一股腥气。接着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救人呀，老虎快把我的脑袋咬下去啦！”

薛仁贵急忙站起身来，顺声望去，见山下跑着一匹浑红马，一只猛虎正在后面追赶。

马上之人全身披挂，蓝靛脸，红胡子，肋挎宝剑。他正是卢国公程咬金。原来，程咬金奉命催粮，走到金钱山时也看到了那块木牌。可是，他不识字，越牌而过，催马进了山。不料，遇上了猛虎。马怕猛虎，撒开四蹄紧跑。程咬金怕虎追上，就放开嗓门儿喊叫求救。

薛仁贵救人心切，竟忘了拿戟，他跑下来，让过程咬金，拦住猛虎。他与猛虎搏斗了一阵儿，打死了猛虎。薛仁贵给程咬金道惊之后，说：“虎已打死，您走吧！”

程咬金问：“你偌大本领，为何不投军呢？”

薛仁贵长叹一声：“嗨，张大老爷不要我呀！”

程咬金一听就火了：“好呀，张士贵这个混帐东西！英雄

偌大本领你不要，你要什么样的？难道光要我老程这么大能耐的？天下有几个？不就我一个吗！”

他还吹呢！

程咬金只把自己姓名告诉了薛仁贵，可没问薛仁贵的姓名，就取出金钹大令：“你拿这支大令去投军，到那儿你就让张士贵红毡铺地，大门张灯，二门挂彩，吹吹打打接你上公堂。如若接晚了，把他的脑袋揪下来。”

薛仁贵左手拿着金钹大令，右手拎着方天画戟，第三次去投军。这一次，张士贵不敢不收薛仁贵了。可是，只把薛仁贵安排在先锋营里当火头军……

十二年过去了。今天，薛仁贵又闻到了那股腥气。凭经验，他知道虎来了。

果然，一只斑斓猛虎摇着尾巴，张着大口，带着腥气，抖着威风来了。它大吼一声，扑向拾雁的小孩儿。

薛仁贵一看不好，急忙大喊：“小孩儿，老虎朝你扑去啦！”

那小孩儿并不惧怕，一转身跟虎斗上了。他只怕把买主吓走了，两只雁卖不出去，一家人又得挨饿，所以张口喊道：“军爷别怕，我这就打死它。那两只雁你可要定啦！”

薛仁贵听了这话，心中顿时生出酸楚之感。他担心小孩儿被虎伤害，急忙拾起弓箭，搭箭拉弓，嗖的一箭，射在那只虎的腮帮子上。猛虎吼叫一声，又扑向小孩儿。小孩儿一闪身，躲过猛虎，但由于脚下一绊，跌倒在地。猛虎调过身来，再次扑向小孩儿。这时，薛仁贵又射出一箭，可万万没想到在箭到之前，小孩儿竟神速地跳了起来，挥拳向猛虎打去。这一箭正射在小孩儿胳膊上，小孩儿“哎呀”一声，倒在地上。猛虎叼起小孩儿窜入山中。

薛仁贵见此情景，心急如焚，扔下弓，飞身上马，拼力追赶。但是，追了半天也没见踪影。他的心十分痛苦，就像有一支箭扎在上面似的，泪水夺眶而出。“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呀，我想救他没救了，他反被我误伤，又被虎叼走。他肯定要被老虎吃掉，太可怜啦！噻，待我到了大王庄，打听到他家，说明原委，多给些银两安抚安抚他的亲人吧！”

薛仁贵打定主意，催马奔向大王庄。

大王庄的寒窑中，柳迎春带着一儿一女，与顾妈妈相依为命已经十二个春秋了。这贫苦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！柳迎春在娘家时叫银环，与薛仁贵成婚后改名迎春。今天，辰时已过，她还没有做饭。顾妈妈身上裹着破被，偎依在炕角处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银环哪，该做饭了吧。我那小孙孙、小孙女快回来啦！”

柳迎春听了这话，心如刀绞，一扭脸热泪就流下来了，说：“娘，柴还有点儿，可米面皆无，拿什么做饭呢！”

“银环，为娘吃不吃倒没什么，活一天算一天吧。可是我那小孙孙、小孙女若饿坏了，你不心疼吗？再求告亲友借点儿吧，告诉他们，等仁贵回来，多多偿还也就是了。”

“娘，仁贵的亲友们也不好过呀，他们年年帮咱，月月帮咱。这十二年咱没少给人家添麻烦，女儿真张不开口啦！”

“噻，是呀。”顾妈妈低下头，沉思了片刻，猛然抬起头，“银环，你何不去找张剑山呢？他与仁贵有过命之交，如今又是个财主。”

“娘，张剑山不是个正经人。我找过他几次。他借与不借，女儿不恼。他不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什么仁贵战死阵前了，什么……”

“嘻，银环呀，他是个兄弟，跟你这当嫂子的说几句玩笑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再去找他一次。他若不借，下次咱也不找他了。”

为了不使老人伤心，柳迎春只好答应。

她一进小张庄就看见张剑山了。张剑山头戴皮帽，身穿皮衣，足下一双青缎棉鞋；他长着一张冬瓜脸，扫帚眉，耗子眼，蒜头鼻子大嘴岔，短脖子，大肚子。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，正在训斥一个家人。

柳迎春一见张剑山就恶心，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上前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好。”

张剑山一见柳迎春，立时笑逐颜开：“嫂子，你是来找我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嘻，你大哥投军走了十二年，连封书信都没有。你侄子丁山去射雁，你侄女金莲去要饭，如今都还没回来。家里断了粮，又揭不开锅了。只好求兄弟帮一把借点米面也行，借点钱也行。等你大哥回来之后，嫂嫂一定加倍奉还。”

张剑山嬉皮笑脸地凑近柳迎春，低声说：“嫂子，你受罪一点也不冤呀！米面我有，钱我也有，可是，我帮你帮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！嫂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丁山到有钱人家当个茶童，再给金莲找个婆家。至于那个顾老婆子，到晚上睡着的时候，你把她掐死，然后你就跟小弟一起过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荣华富贵享不尽，那该有多好呀！你总不干。告诉你吧，我大哥他回不来了，早死啦！嫂子，你若答应，干脆今天咱就来个织女配牛郎……”